

莫言

丰乳肥臀



丰乳肥臀

莫言

作家出版社

199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乳肥臀/莫言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9

ISBN 7-5063-0992-0

I. 丰…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347 号

丰乳肥臀

作者: 莫 言

责任编辑: 懿 翎

责任校对: 祁 斌 马云燕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30 千

印张: 21.5

插页: 6

版次: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92-0/I·983

定价: 27.6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黄子高

她穿着一件质地非常好的墨绿色长袍，肩
上披着一块网眼很大的白色披肩。披肩已经很
脏，流苏纠缠在一起，成了团儿。她脚上穿着一
双棕色的牛皮靴，尽管靴上沾满污泥，但依
然可以看出这鞋子质地优良，既古朴又华贵，
仿佛是在古希腊神庙下的安娜尔、娜塔莎们穿过的。
她的肩膀还很年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那张瘦长而清秀的脸上，有两只既忧伤
又深邃的棕色大眼睛。鼻子高挺，鼻头略呈方
形。人中很短，下面是一张紫红色的长嘴。她的
头发是浅蓝色的，湿漉漉地披散在肩膀上。其
实，上述种种，王四当时并没有看清楚。当时，
在打火机的微弱光芒下，最先跳入他的眼帘并
使他感到突然袭来、莫名其妙的是，女人怀里
抱着的那束鲜花。

作者手迹

作者简历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3年，到县第五棉油厂做工。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6年毕业。198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1991年毕业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任总参政治部一级创作员。



谨以此书

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第一章

在光滑整洁的宇宙中，数不清的天体穿梭般运行着。它们闪烁着温馨的粉红色光芒，有的呈乳房状，有的是屁股形。它们好像是随意运动，其实却遵循着各自的轨迹。吱吱哇哇，各唱各的调；横冲直闯，各走各的道。目睹着这伟大的和谐，马洛亚牧师热泪盈眶地高呼着：“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你，唯有你！”他被自己的喊叫声惊醒了。

马洛亚牧师静静地躺在炕上，看到一道明亮的红光照耀在圣母玛利亚粉红色的乳房上和她怀抱着的光腓圣子肉嘟嘟的脸上。因为去年夏季房屋漏雨，这张挂在土墙上的油画留下了一团团焦黄的水渍，圣母和圣子的脸上，都呈现出侏儒般痴呆凶狠的表情。一只牵着银色的细丝的蜘蛛，悬挂在明亮的窗户前，被清新的微风吹得悠来荡去。“早报喜，晚报财”，那个美丽苍白的女人面对着蜘蛛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会有什么喜呢？我会有什么喜？他的脑子里闪烁着那些乳形臀状的天体，伸出肿胀的手指，抠了抠眼

睛上的眇。他听到街上响起咕噜噜的车轮声，听到从遥远的沼泽地那边传来仙鹤的鸣叫声，还有那只奶山羊恼恨的“咩咩”声。麻雀把窗户纸碰得扑扑楞楞响。喜鹊在院子外那棵白杨树上噪叫。看来今天真是有喜了。他的脑子陡然清醒了，那个挺着大得惊人的肚子的美丽女人猛然地出现在一片光明里，焦燥的嘴唇抖动着，仿佛要说什么话。她已经怀孕十二个月，今天一定要生了。马洛亚牧师瞬间便明白了螭蛛悬挂和喜鹊鸣叫的意义。他一骨碌爬起来，下了炕。

马洛亚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在大街上扫土。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嘴唇哆嗦着，低语道：“上帝，万能的主上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便慢慢地退到墙角，默默地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吕氏。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这个肥大的妇人动作笨拙，但异常有力，那把金黄色的、用黍子穗扎成的笤帚在她的手中像个玩具。她把土盛到簸箕里，用大手按结实，然后她端着簸箕站起来。

上官吕氏端着尘土刚刚拐进自家的胡同口儿，就听到身后一阵喧闹。她回头看到，本镇首富“福生堂”的黑漆大门洞开，一群女人涌出来。她们都穿着特意换上的破衣烂衫，脸上都涂抹着锅底灰。往常里穿绸披缎、涂脂抹粉的“福生堂”女眷，为何打扮成这副模样？从对面的套院里，外号“老山雀”的车夫，赶出来一辆崭新的、罩着青布幔子的胶皮轱辘大车。车还没停稳，女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上挤。车夫蹲在被露水打湿的石狮子前，默默地抽着烟。“福生堂”大掌柜司马亭提着一杆长苗子鸟枪，从大门口一跃而出。他的动作矫健、轻捷，像个小伙子似的。车夫慌忙站起，望着大掌柜。司马亭从车夫手中夺过烟斗，很响地抽了

几口，然后他仰望着黎明时分玫瑰色的天空打了一个呵欠，说：“老山雀，发车，停在墨水河桥头等着，我随后就到。”

车夫一手抓着缰绳，一手摇晃着鞭子，拢着马，调转了车头。女眷们挤在车上，叽叽喳喳地嚷叫着。车夫打了一个响鞭，马便小跑起来。马脖子上悬着的铜铃叮当当脆响，车轮滚滚，卷起一路灰尘。

司马库在当街上大咧咧地撒了一泡尿，对着远去的马车吼了一嗓子，然后，抱着鸟枪，爬上瞭望塔。塔高三丈，用了九十九根粗大圆木搭成。塔顶是个小小的平台，台上插着一面红旗。清晨无风，湿漉漉的旗帜垂头丧气。上官吕氏看到司马亭站在平台上，探着头往西北方向张望。脖子长长，嘴巴翘翘，仿佛一只正在喝水的鹅。一团毛茸茸的白雾滚过来，吞没了司马亭，吐出了司马亭。血红的霞光染红了司马亭的脸。上官吕氏感到司马亭脸上蒙了一层糖稀，亮晶晶，粘腻腻。耀眼。他双手举枪，高高地过头顶，脸红得像鸡冠子。上官吕氏听到一声细微的响，那是枪机撞击引火帽的声音。他举着枪，庄严地等待着，良久，良久。上官吕氏也在等待，尽管沉重的土簸箕坠得双手酸麻，尽管歪着脖子十分别扭。司马亭落下枪，嘴唇撇着，好像一个赌气的男孩。她听到他骂了一声，骂枪。这孙子！敢不响！然后他又举起枪，击发，啪嗒一声细响后，一道火光蹿出枪口，黯淡了霞光，照白了他的红脸。一声尖利的响，撕破了村庄的宁静，顿时霞光满天，五彩缤纷，仙女站在云端，让鲜艳的花瓣纷纷扬扬。上官吕氏心情激动。她是铁匠的妻子，但实际上她打铁的技术比丈夫强许多，只要是看到铁与火，就血热。热血沸腾，冲刷血管子。肌肉暴凸，一根根，宛如出鞘的牛鞭，黑铁砸红铁，花朵四射，汗透浹背，大奶沟里流成溪，铁血腥味弥漫在天地之间。她看到司马亭在高高的塔台上蹦了一下。清晨的潮湿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硝烟的味

道。司马亭拖着长腔唱着高调转着圈儿对整个高密东北乡发出警告：

“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来了！”

二

上官吕氏把簸箕里的尘土倒在揭了席、卷了草的土炕上，忧心忡忡地扫了一眼手扶着炕沿低声呻吟的儿媳上官鲁氏。她伸出双手，把尘土摊平，然后，轻声对儿媳说：“上去吧。”

在她的温柔目光注视下，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浑身颤抖。她可怜巴巴地偷看着婆婆慈祥的面孔，苍白的嘴唇哆嗦着，好像要说什么话。

上官吕氏大声道：“司马老大又犯了魔症！”

上官鲁氏道：“娘……”

上官吕氏拍打着手上的尘土，轻声嘟哝着：“你呀，我的好儿媳，争口气吧！要是再生个女孩，我也没脸护着你了！”

两行清泪，从上官鲁氏眼窝里涌出。她紧咬着下唇，使出全身的力气，提起沉重的肚腹，爬到土坯裸露的炕上。

“轻车熟路，自己慢慢生吧，”上官吕氏把一卷白布、一把剪刀放在炕上，蹙着眉头，不耐烦地说，“你公公和来弟她爹在西厢房里给黑驴接生，它是初生头养，我得去照着。”

上官鲁氏点了点头。她听到高高的空中又传来一声枪响，几条狗怯怯地叫着，司马亭的喊叫断断续续传来：“乡亲们，快跑吧，跑晚了就没命啦……”好像是呼应司马亭的喊叫，她感到腹中一阵拳打脚踢，剧烈的痛楚碌碌般滚动，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散发着淡淡的鱼腥。她紧咬牙关，为了不使那嚎叫冲口而出。透过朦胧的泪水，她看到满头黑发的婆婆跪在堂屋的神龛前，在慈悲观音的香炉里插上了三炷紫红色的檀香，香烟袅袅上升，香气

弥漫全室。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保佑我吧。再怜我吧，送给我个男孩吧……上官鲁氏双手按着高高隆起的、凉森森的肚皮，望着端坐在神龛中的瓷观音那神秘的光滑面容，默默地祝祷着，泪水又一次溢出眼眶。她脱下湿了一片的裤子，将褂子尽量地卷上去，袒露出腹部和乳房。她手撑土炕，把身体端正地放在婆婆扫来的浮土里。在阵痛的间隙里，她把凌乱的头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将腰背倚在卷起的炕席和麦秸上。

窗棂上镶着一块水银斑驳的破镜子，映出脸的侧面：被汗水濡湿的鬓发，细长的、黯淡无光的眼睛、高耸的白鼻梁、不停地抖动着的皮肤枯燥的阔嘴。一缕潮漉漉的阳光透过窗棂，斜射在她的肚皮上。那上边暴露着弯弯曲曲的蓝色血管和一大片凹凸不平的白色花纹，显得狰狞而恐怖。她注视着自己的肚子，心中交替出现灰暗和明亮，宛若盛夏季节里高密东北乡时而乌云翻滚时而湛蓝透明的天空。她几乎不敢俯视大得出奇、坚硬得出奇的肚皮。有一次她梦到自己怀了一块冷冰冰的铁。有一次她梦到自己怀了一只遍体斑点的癞蛤蟆。铁的形象还让她勉强可以忍受，但那癞蛤蟆的形象每一次在脑海里闪现，她都要浑身爆起鸡皮疙瘩。菩萨保佑……祖宗保佑……所有的神、所有的鬼，你们都保佑我、饶恕我吧，让我生个全毛全翅的男孩吧……我的亲亲的儿子，你出来吧……天公地母、黄仙狐精，帮助我吧……就这样祝祷着，祈求着，迎接来一阵又一阵撕肝裂胆般的剧痛。她的双手抓住身后的炕席，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震颤、抽搐。她双目圆睁，眼前红光一片，红光中有一些白炽的网络在迅速地卷曲和收缩，好像银丝在炉火中熔化。一声终于忍不住的嚎叫从她的嘴巴里冲出来，飞出窗棂，起起伏伏地逍遥在大街小巷，与司马亭的喊叫交织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宛若一条蛇，钻进那个身材高大、哈着腰、垂

着红毛大脑袋、耳朵眼里生出两撮白毛的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耳朵。在通往钟楼的腐朽的木板楼梯上，他怔了一下，湛蓝色的、迷途羔羊一般的永远是泪汪汪的、永远是令人动心的和藹眼睛里跳跃着似乎是惊喜的光芒。他伸出一根通红的粗大手指，在胸脯上画了一个十字，嘴里吐出一句完全高密东北乡化了的土腔洋词：“万能的主啊……”他继续往上爬，爬到顶端，撞响了那口原先悬挂在寺院里的绿锈斑斑的铜钟。苍凉的钟声扩散在雾气缭绕的玫瑰色清晨。伴随着第一声钟鸣，伴随着日本鬼子即将进村的警告，一股汹涌的羊水，从上官鲁氏的双腿间流出来。她嗅到了一股奶山羊的膻味，还嗅到了时而浓烈时而淡雅的槐花的香味，去年与马洛亚在槐树林中欢爱的情景突然异常清晰地再现眼前，但不容她回到那情景中留连，婆婆上官吕氏高举着两只血迹斑斑的手，跑进了房间。她恐怖地看到，婆婆的血手上，闪烁着绿色的火星儿。

“生了吗？”她听到婆婆大声地问。

她有些羞愧地摇摇头。

婆婆的头颅在阳光中辉煌地颤抖着，她惊奇地发现，婆婆的头发突然花白了。

“我还以为生出来了呢。”婆婆说。

婆婆的双手对着自己的肚皮伸过来。那双手骨节粗大、指甲坚硬，连手背上都布满胼胝般的硬皮。她感到恐惧，想躲避这个打铁女人沾满驴血的双手，但她没有力量。婆婆的双手毫不客气地按在她的肚皮上，她感到自己的心跳都要停了，冰凉的感觉透彻了五脏六腑。她不可遏止地发出了连串的嚎叫，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恐怖。婆婆的手粗鲁地摸索着，挤压着她的肚皮，最后，像测试西瓜的成熟程度一样“啪啪”地拍打了几下，仿佛买了一个生瓜，表现出烦恼和懊丧。那双手终于离去，垂在阳光里，沉甸甸的，萎靡不振。在她的眼里，婆婆是个轻飘飘的大影子，只

有那两只手是真实的，是威严的，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她听到婆婆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从很深的水塘里、伴随着淤泥的味道和螃蟹的泡沫传来：“……瓜熟自落……到了时辰，拦也拦不住……忍着点，咋咋呼呼……不怕别人笑话，难道不怕你那七个宝贝女儿笑话……”她看到那两只手中的一只，又一次软弱无力地落下来，厌烦地敲着肚皮，敲着一面受潮的羊皮鼓，发出沉闷的声响。“现如今的女人，越变越娇气，我生她爹那阵子，一边生，一边纳鞋底子……”那只手总算停止了敲击，缩回，潜藏到暗影里，恍惚如野兽的脚爪。婆婆的声音在黑暗中闪烁着，槐花的香气阵阵袭来：“看你这肚子，大得出奇，花纹也特别，像个男胎。这是你的福气，我的福气，上官家的福气。菩萨显灵，天主保佑，没有儿子，你一辈子都是奴；有了儿子，你立马就是主。我说的话你信不信？信不信由你，其实也由不得你……”“娘啊，我信，我信啊！”上官鲁氏虔诚地念叨着，她的眼睛看到对面墙壁上那片暗褐色的污迹，心里涌起无限酸楚。那是三年前，生完第七个女儿上官求弟后，丈夫上官寿喜怒火万丈，扔过一根木棒槌，打破她的头，血溅墙壁。婆婆端过一个筐箩，放在她身侧。婆婆的声音像火焰在暗夜里燃烧，放射着美丽的光芒，“你跟着我说，‘我肚里的孩子是千金贵子’，快说！”筐箩里盛着带壳的花生。婆婆慈祥的脸，庄严的声音，一半是天神，一半是亲娘，上官鲁氏感动万分，哭着说：“我肚里怀着千金贵子，我肚里怀着贵子……我的儿子……”婆婆把几颗花生塞到她手里，教她说：“花生花生花花生，有男有女阴阳平。”她接过花生，感激地重复着婆婆的话：“花生花生花花生，有男有女阴阳平。”

上官吕氏探过头来，泪眼婆娑地说：“菩萨显灵，天主保佑，上官家双喜临门！来弟她娘，你剥着花生等时辰吧，咱家的黑驹要生小骡子，它是头胎生养，我顾不上你了。”

上官鲁氏感动地说：“娘，您快去吧。天主保佑咱家的黑驴头胎顺产……”

上官吕氏叹息一声，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子。

三

西厢房的石磨台上，点着一盏遍体污垢的豆油灯，昏黄的灯火不安地抖动着，尖尖的火苗上，挑着一缕盘旋上升的黑烟。燃烧豆油的香气与驴粪驴尿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厢房里空气污浊。石磨的一侧，紧靠着青石驴槽。上官家临产的黑驴，侧卧在石磨与驴槽之间。

上官吕氏走进厢房，眼睛只能看到豆油灯火。黑暗中传来上官福禄焦灼的问话：“他娘，生了个啥？”

上官吕氏对着丈夫的方向撇了撇嘴，没回答。她越过地上的黑驴和跪在黑驴身侧按摩驴肚皮的上官寿喜，走到窗户前，赌气般地把那张糊窗的黑纸揭了下来。十几条长方形的金色阳光突然间照亮了半边墙壁。她转身至石磨前，吹熄了磨台上的油灯。燃烧豆油的香气迅速弥漫，压住了厢房里的腥臊气。上官寿喜黑油油的小脸被一道阳光照耀得金光闪闪，两只漆黑的小眼睛闪烁着，宛若两粒炭火。他怯生生地望着母亲，低声道：“娘，咱也跑吧，‘福生堂’家的人都跑了，日本人就要来了……”

上官吕氏用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直盯着儿子，使他的目光躲躲闪闪，沁满汗珠的小脸低垂下去。

“谁告诉你日本人要来？”上官吕氏恶狠狠地质问儿子。

“‘福生堂’大掌柜的又放枪又吆喝……”上官寿喜抬起一条胳膊，用沾满驴毛的手背揩着脸上的汗水，低声嘟囔着。与上官吕氏粗大肥厚的手掌相比较，上官寿喜的手显得又小又单薄。他的嘴唇突然停止了吃奶般的翕动，昂起头，竖起那两只精巧玲珑